



師長的開示
它，輕輕拂去我們靈台上的塵埃及污染，當我們與這些智慧的水話相遇時，常有一份深獲我心之感便嘗試著記錄下來，希望它為生命添注一段新的智慧，開啓一份新的契機！

我們能不能顯神通

「桌上荔枝儘量吃，你們知道嗎？悟師父昨天下午才動一個念頭。要二庫買些荔枝供養大眾師，不到十分鐘，就有送來一大籃荔枝，大家深信只要用功，自然有護法菩薩護持着大家！」心師父在早齋快結束時對着大家說。

悟師父接着說：「桌上的荔枝大家儘量用，你們有沒有想過，作為一個行者若不是託諸佛菩薩的福蔭，那能飯碗擺出去就有人幫你添飯加湯？過堂用齋是古代祖師們設立的叢林規矩，目的就是要大眾乃至吃飯的時候都沒有打失正念！現在我來講一個故事——飯頭師的風範。上次的高山仰止見師講「典座師懶殘和尚食殘處」，專吃別人剩下的東西，他一樣可以成就；現在我要講的這個故事是另一種典座師，凡是看過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的人，就曉得這故事。」

「浙江省的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示現的道場，有一天五台山的五百羅漢到了普陀山參訪，五台山在西南省，離普陀山很遠，而五百羅漢這麼大老遠地來參拜，令觀音菩薩非常感動。認為也該到五台山回禮。等他們到了五台山，發現五百羅漢都非常用功，但飯食却不理想，於是菩薩就發願在五台山當一個月的飯頭師，作飯供養五百羅漢，就這樣每天他忙得汗流滿面，但心裡却無比的歡喜。所煮出來的飯不多不少，剛好夠五百人吃。一天五百羅漢突然想試探一下這新來的飯頭師的功力，於是約好，明天大家都少吃半碗飯，沒想到煮出來的又

小事情大道理

心師父從大師兄手上接過她們剛送回來的羅漢褂——兩位師兄在佛教會花費了很多時間、很多心血所完成的；就要我試穿，又找來了照師兄要他穿穿看，誰曉得，不穿還好，這一穿看出了這些羅漢褂既窄又短，師父比來比去，接著說：「為什麼你們做事這麼不認真呢？難道你自己看過我幫你們做的衣服嗎？你們自己看看你們身上的羅漢褂，多開闊啊！穿起來多舒服啊！讓人看了也歡喜！但是現在輪到你們來做却是這個樣子的，像這樣，不但結不到緣，也浪費了物品，又使人生煩惱，同樣的，花了這麼多時間

護法
遠遠地就聽到，心師父說：「趕緊去叫見沐準備針藥：好幫李先生打一針，見沐——你趕快去請李先生休息了……」
李先生是目前香港光澤建築工程進入最後一期——整理內部工程的工頭。他很有善根，也很喜捨；他常說：「蓋佛堂要堅固安全，不可馬虎交差了事，因為佛堂要讓很多人來信佛，拜佛求平安」。因此他非常賣力的工作！——早上他總是第一位來上工，而下午他是最後離開，整天看他上上下下忙得團團轉，一會看他洗石子，一會又可聽到他指揮手下如何進行工作；由於他努力工作的態度，使得師父很感動，一方面怕他累壞了，一方面也要我們去鼓勵一位發心菩薩；於是師父常用中午休息或傍晚下工後的時間，要負責醫療的師兄為他打一打「高蛋白」，好讓他恢復透支的體力。很多師兄看到這景象，都說：「心師父的慈悲不只是照顧出家弟子，連在家菩薩也普及了……」
事實上，這就是心師父的一貫作風，他總是看到佛教的整體，只要有人將他的身心奉獻佛門，師父總會盡其所能的去照顧他；而師父的表現正是一個佛門弟子的護法精神。因此我覺得：領執事就是要護持大眾好修行，不僅要照顧佛教的

慢慢地咀嚼
監院說
「最近頭頭很發，行者的衣食要三心，收成了又肥又常不足，有得吃，壯的芥菜，供養大眾就很好了；但在菜果豐收期也不要任意糟蹋，要想到園修多辛苦，有的煮頭師的辛勞，從一有的要醃漬起來粒小小的種子落地。三寶門中要惜福

護法
護法
護法

此身猶未是歸人

清晨，開靜的楓子響了，悟師父以們卻在這種睡，低沉的口吻說：「怎辦？」
心師父常說一句話：「我什麼都不會，只會念佛，給大家泡茶、掃地……」聽了這句話我不禁想，「師父只說這些話嗎？」事實上大家心裡都清楚的。早幾年，師父剛出家時，就擔當了與隆寺的大執事，那時，不論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發心去做；乃至現在在香光寺，師父不也是這樣嗎？如今，師父慈悲地讓每位來到這裡共修的人都有學習的機會，他依然秉承著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」的古訓——照顧這群年輕不懂事的行者，耐心地等待我們的成長。師父對我們的教育並不一定是透過言語表達，他日常的一舉一動，都已清楚地告訴我們：在佛門中，只要我們肯捨我們的身心，道業一定可以成就，佛法的延續，佛門的興隆必定指日可待，因為所有的行者都能夠「寧為佛家奴」。

上承第二版
結語
到這裡，我們算是把佛學對人生及對社會的關係，作了一個簡要的說明，但是這些都還是佛學的範圍，至於它實踐的方法，限於時間，我不能提供給各位很好的貢獻，我們容後再談。但是在這裡，我還要為大家介紹一個真實的例子，讓諸位了解。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行動，來達成這些理想，安頓我們的身心，這個實例的主角就是印光大師。
印光大師，他是陝西人，生於民國前五十年，兄弟間他排行老三，他們家原本是務農的，是典型農家子弟，但他生命真正的轉捩點，是他接受佛法薰陶以後，老實念佛的結果。
大師在二十一歲出家，出家後，他每到一處參學，就是修苦行，做粗重的的工作，閉關的時候，讀點佛書，他還曾經被人請去演講，但是講的並不成功，因為他有口吃的毛病，就這樣他平凡凡度過了十年。一直到他三十二歲時，才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，到了普陀山法雨寺去閉關，閉關期間，他每天認真的閱讀大藏經，念阿彌陀佛，數十年如一日，慢慢地，他從大藏經中，讀出了人生智慧，也從念佛中，淨化了身心的煩惱，乃至於最後，他喚醒了生命的自覺，找到了心靈的主人。但是，他還是老老實實地過著淡泊的生活，外間人士也不認識他，直到大師六十二歲時，有一位高僧年居士，拿了大師給他的一封信，登到佛教雜誌上，看了這篇文章的人，對大師佛學的造詣及修持的嚴謹都感到震驚。於是逐漸有許多人跟他通信，請教他人生問題。乃至於到了現在，還是有許多知識分子，景仰著他的德行，閱讀他所留下的文章，並且依照他所告訴我們的方法去做。所以，雖然大師一生不在外面講經說法，也沒有在社會有轟轟烈烈的事情，但是他默默地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，讓這些人也都和他一般——淨化煩惱，開了智慧，找到了心靈的歸宿。
這就是我所要告訴大家的實例，假如各位有興趣，可以找「印光大師全集」來看，必定可以得到受用。同時，倘若諸位對我今天所講的「佛學與人生」有任何的問題，歡迎各位隨時到香光寺，我的師父和師兄，也都是對社會很關心的，大家只要有需要，他們是很樂意跟大家研討的。那麼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，謝謝各位，阿彌陀佛。

佛家
佛家
佛家